

魂断英伦

(英) 辛西娅·弗里曼 著

李绪成

梁振顺 合译

方华文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魂断英伦

(英) 辛西娅·弗里曼 著

李绪成 梁根顺 方华文 译

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陕西省户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5.25印张 327千字

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00,000册

SBN7-80016-091-2/I·30 定价：4.50元

编者的话

这是一个饱浸血泪的爱情故事，它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。

沦落巴黎底层的歌女玛格达和伦敦贵族子弟鲁宾一见钟情，男欢女爱。鲁宾与玛格达的结合，引起了英国贵族的不满与迫害。两人奋起抗争，却终不为上流社会所容。一次大战爆发，鲁宾愤然入伍，玛格达在孤独而又凄惨的境遇中忍辱负重，不得不以自己的美貌向上流社会复仇。负伤后面目全非的鲁宾回来了，但玛格达却抛弃了他及爱女珍妮特，逍遥于巴黎，跻身于法国上流社会。鲁宾含辛茹苦养女后，自缢身亡。遵父命珍妮特来到巴黎，与苦难的命运搏斗，历尽人间悲苦。二次大战中，玛格达母女为反抗纳粹犹太人的迫害找到了共同的精神寄托。母亲在从纳粹手中救出女儿后自杀，为此负疚终身的精神沉痾终于得以解脱。女儿九死一生，终于逃出魔掌……

本书背景宏大，情节曲折，人物描写细腻动人，充分揭露了社会各阶层人物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感情。故事发人深思，耐人寻味，颇有教育意义。

第一章

那是公元一千九百一十四年……初春时节……在纸醉金迷的巴黎……所有献给那位尊贵的春之女神的诗卷一幅一幅展开了。栗树花开了……过往的行人又给沉寂了一个冬天的林荫大道带来了生机。人们坐在路边的咖啡馆里逍遥自在，活象莫内特笔下的一幅油画。赛纳河上飘荡着叶叶懒洋洋的小舟，蒙特玛赫地区用一种诱发人们梦幻的声音歌唱着；艺术家在树下支起画架，用自己的心灵将那瑰丽的梦神奇地搬到画布上，渴望着买主的惠顾。

鲁宾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若有所思……如果生活赋予一个人选择某种秘密欲望的自由，他将失去其他而把自己的爱倾注在绘画的艺术上。然而，他对自己这一晃即逝的想法并不伤感。人们毕竟不能脱离现实而想入非非……用不着自寻烦恼，因为他的生活早在襁褓中时就已由他人做出了选择，家中四个儿子全是如此……

哈克家族从事高级律师业务已有200年了，始于鲁宾父伊沙克，一直持续到鲁宾的父亲纳森这一代。纳森

院的议员，哈克家族的律师业务享有极大的声誉；他们的门楣上嵌着父子五个人的名字。鲁宾知道他的父亲纳森种种理由来抒发自己的由衷感激之情，特别是在回首往事，想到上帝给予他的种种恩赐时。每过二年，就有一个儿子躺在他的怀中。每当他尊敬的妻子莎拉临产后，他总要俯视着新生儿，心里总会乐滋滋地感到特别欣慰；哈克家族后继有人。在迪斯雷利时代，哈克家就出过一位下院议员。的确，纳森感到自豪和幸福，命运之神对他是慷慨的。

纳森有三个儿子已经与名门望族联姻。大儿子莫里斯娶了西尔维亚·罗丝卡尔德；菲利普选中了玛蒂尔达·利琳塞尔为新娘；利昂将自己伟大的爱给了美丽端庄的德博拉·梅耶，而眼下，做父亲的又多了几分得意：小儿子鲁宾娶了乔斯琳·沙逊定了婚，这是一个显赫的名字，连纳森听到也会毕恭毕敬。

话说回来，在春天的那个日子里，鲁宾并没有惦念着幸福的父亲纳森，而是沉浸在蒙特玛赫铺满卵石的大街小巷漫步的欢乐之中。来巴黎之前，他过着一种充满着庄严的传统与文化的生活。有时，这种生活使人望而生畏，令人窒息。

鲁宾离开伦敦来逛巴黎时，他瞒着家里人在左岸区找下了一间房子栖身。按商定他是应该住在挚友伊梅里·琼内特家，但这样一个地方并不能给他提供自己的追求，满足他的渴望，不过，他在巴黎逗留期间是在这个朋友家里收取书信的。他需求的巴黎是一个令人陶醉、充满刺激、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，而这一切在令人窒息的故乡生活中是无从享受得到的，此时此地，他就象一只冲出樊笼的小鸟。

那天夜里，鲁宾信步走在路·德·罗底昂大街上，然后向右转，一直来到塞尔维雅·比彻书店门前。在这儿，他似乎看到了古往今来的足迹。爱齐拉·庞德……詹姆斯·乔伊斯……鲁宾竭力想象着这些才子佳人们出入于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小书店。他无法抑制住自己的好奇，又趋步向前来到弗鲁埃斯街27号，这是塞特鲁德·斯坦的旧居。从街道对面，仰望这所古老的房子，鲁宾仿佛看到了她深居闺阁，四壁陈列着现代艺术的稀世珍品，似乎在纷纷向一位神通广大的妖艳女巫邀宠献媚似的。有那么一分钟时间，鲁宾想到自己永远不配走进那所房子，其后，他很快地驱散这个意念，代之以一种心旷神怡的甜美：自己已经享受到一种特权——在这条街上，与崇高伟大近在咫尺。依着路边的一根灯柱，鲁宾悠然地点燃了一支香烟，他内心感到满足、惬意。

低头看着自己那双脏秽不堪的帆布鞋，肥大的条绒裤子，上身这件褐色的鸡心领毛衣，似乎感到有点不伦不类，他不由得突然失声大笑。他暗自想到：倘若父亲眼见我现在这个模样，他一定会怒目而视，大加非议的。纳森为人谨小慎微，他相信一位绅士的地位、派头能否得以充分地炫耀的尺度全操在戏缝的一双手里。鲁宾似乎又看见了：这个时刻，恰好是赎罪日的前夕，尊敬的父亲正坐在伦敦的犹太大教堂里，身穿裁剪得体的黑色礼服，头戴软丝大礼帽，高领平平展展地褶在脖根，在和上帝神交。并非鲁宾亵渎神灵……只不过父亲对上帝的爱和自己对巴黎的崇拜一样深沉罢了。区别只在于纳森绅士风度翩翩地站在上帝面前，而鲁宾则是一身波希米亚人的装束，有些豪放不羁地投身于他的女神足下而已。

在巴黎之夜，鲁宾边走边想，四处徘徊，顺码头拾阶而上，走过巴黎圣母院，直到这时，他才意识到有两桩事还没办：在巴黎已经过去三天了，还没有给乔斯琳写下一个字；再就是从那天一大早到现在自己还滴食未进。两件事都得即刻着手办理。他找到一家店铺，买了一张明信片，一张邮票。转身离开小铺后，他一路寻找咖啡馆，一边拟着腹稿：“我最亲爱的乔斯琳，请原谅我……没能及早给你写信……只是……因为我一踏足巴黎，周围的一切令我目不暇接，塞尚、毕加索等等，占去了我许多时间……‘现代艺术博物馆’使我魂牵梦绕。”不可！真是愚蠢至极，鲁宾告诫着自己。他要写的不是旅行见闻稿，而是一封寄给未婚妻的情书。那末，重新开始吧：“我最心爱的乔斯琳，自从我来到这里后，您的倩影占据着我脑海的分分秒秒，我乞请您宽容我未能尽快写信的过失。今年，要在巴黎找块落脚地不象以往那样容易了。我所炽烈地期望的是：在回到您身边时，我能将巴黎的美奉送给我的乔斯琳，因为只有您的花容月貌才能与之媲美。我等着这次旅行结束的那一天，拥抱您的时刻！请接受我的爱，鲁宾。”

走进一家咖啡店，他站在这黑洞洞的室内，摸摸索索地打量着四周。然后找到一张桌子，坐了下来。小店里汇集着一群形形色色的画家、作家，还有身居异国他乡的流亡分子。大家来这，皆出于同样的原因，不仅仅是想逃避丑恶的生活现实而借酒消愁，或是寻找一餐便宜的饭食，也想籍此机会了解一下相互的沟沟坎坎的生涯经历，或是高谈阔论，或是举杯大笑，或是洗耳恭听。然而，谁也没有真正听得进去什么。在逆境中，如果知道自己还有几位患难朋友，也是足以

令人欣慰的了。鲁宾独自坐着，品味着四周发出的种种音响，听着别人谈话的片言只语。烟雾腾腾的房间弥漫着一种亲密无间的气氛，鲁宾甚至感到自己跟那群人有些志同道合了。他是那样的神驰心往，给乔斯琳写信的许诺也随着那翻上翻下的烟雾从门缝里悄悄溜走了。

只穿着衬衣的侍者过来问他：“您想吃点什么？”鲁宾看了看那块钉在墙上的黑木板。菜单每天都是千篇一律……凉拌菜……葱头汤……面包……，……当然也少不了家常酒，红、白就餐酒。

鲁宾要了葱头汤、面包和红酒。随后，侍者还给他送来了一份凯曼伯特产的奶酪。突然，鲁宾想起那张印有坎菲尔铁塔的明信片。从口袋里摸出来后，他便又开始自言自语起来。可是刚刚开了个头：“我最亲爱的乔斯琳……”整个小店突然鸦雀无声。一只吉普赛小提琴弦缓缓地颤动起来，一个声音如此的柔和，如此动人心弦，如同倾吐着一丝丝哀怨……不，是在诉说着某种需要……死一般地寂静。鲁宾从明信片上收回目光，向前凝视着，钢笔悬在指间，默坐良久，不曾眨一下眼皮。拨动他心弦的不只是那音乐，还有那位姑娘。他还从未见过有谁如此楚楚动人。她那深邃的琥珀液似的双眼望着眼前的男人们，似乎她属于他们中的每一个，也许只是属于其中的某一个。一头秀发从中间分为两半，散披在肩下给人一种错觉，似乎要飞流而下。这姑娘肌骨莹润，身穿一件农家的白色罩衫，剔透透明，V形领口向下开的很低，两只圆鼓鼓的乳房上半截无遮无掩，随着她的歌声，诱人地一起一伏着。她身段苗条，一根十八英寸长的皮带紧紧地箍在一条黑缎裙子上端，显出微微丰满的臀部轮廓。右

边的衣缝则将她优美的双腿线条暴露在众人面前。她象猫一样地扭动着身躯。一曲歌完，掌声雷动，她一扬头，将蓬乱的头发甩向肩后，两片艳红的象是经过精雕细刻的嘴唇咧开笑着。有人高声喊着让她唱几首鲁宾从未听过的曲子。当她用意大利语歌唱时，又表现出一付既淫荡又顽皮的神情……没有什么人需要听懂她唱的是什么，她的身姿告诉了听众所有的含义。然而当她用罗马尼亚语演唱时，她面色忧伤，令人心碎，却依然可爱动人。一曲终了，泪流两行。又一首德语歌唱得鲁宾也泪眼朦胧。

最后，长长地呷了一口酒后，她又送给大家一首狂烈的吉普赛歌曲。这首歌节奏愈唱愈烈，大有遏云止流之气势，满座听众击掌附和，直至高潮而终。她精疲力竭，又喝了一大口酒，然后，她半耳语状地说道：“演出结束，请接受我的爱，我的朋友们，晚安，我的朋友。”

擦了一把额头，她离开了那个小小的舞台，坐到朋友堆里。鲁宾无法不去看她，他坐在阴影里，默不出声地看着，如有必要，他会等上一个通宵，直到她孤身一人时。

凌晨三点是咖啡店关门的时间。对侍者皮埃尔来说，一天中再没有比这个时刻使人愉快的了。这时候，他锁上前门，开始把椅子一把一把地反扣在铺有方格图案桌布的圆桌上，然后关掉灯，仅留下那么一盏灯，把光怪陆离的影子投射到四周墙上。

整个晚上，鲁宾悄然地坐在角落里，无人瞧见。皮埃尔吃惊地发现他还坐着没走，脸前的酒杯剩下的一点酒刚刚盖住杯底，他走上前说：“先生，我们要关门了。”

鲁宾脸上闪过一丝诧异：“噢，很抱歉。我坐在这恍恍惚惚的……这酒真好，真静呀！”

皮埃尔细眯起眼睛，狐疑地打量着这位陌生的客人：“您没处过夜吗？”

鲁宾头重脚轻，酒精也给他身上添了几分勇气。他对侍者的问话一个字也没有听见，只是看着坐在几张桌子以外的那位姑娘。

“先生？”

鲁宾抬头看了一下：“什么……什么？”

“我是问您今晚有地方睡觉吗？”

“你……噢，我该付你多少钱？”

“四法郎。”

鲁宾付钱后，晃着站了起来，走到那张桌子跟前，停下了脚步。他朝下看着那位低着头的姑娘，盯着那琥珀色美发。猛然间，姑娘抬起头来，那双大眼睛闪着绿色和金黄的光点，两人目光交织在一起。接近站着，他发现姑娘更是娇美十分。她默不作声，只是举着手中的酒杯，不时地呷上一口，眼睛瞄着杯沿那一边的他。她一点也不扭捏，目光搜索着那付英俊的年轻脸蛋。鲁宾显然被她征服了，他看见自己就躺在这姑娘的身边，乔斯琳的身影从他脑中闪过……随后，他觉得有几分不自在，真有些犯傻，自己就象个哑巴似的直勾勾地盯着人家，他心中产生了一种兴奋和恐惧的混合感情，他太需要她了。

“干吗那样瞧着我？难道我是一个怪物？”她眯缝着眼睛，把头发甩到身后。

鲁宾此时似乎舌头少了半截，而她左手背在后面，双腿

交叉，有点无精打彩地将身子向下溜了一点，他的视线立即落在她那敞得开开的罩衫领口上，过了许久，他才开口道：

“你真是一位绝代美人。”

她笑了，嗓子带点刺人感官的沙哑。这话她都听腻了，全是鬼话！她摇了摇头，答道：“美人……就只是一个美人？先生，你难道只会说这个？”

鲁宾没有听出她话中的苦涩，就接着说：“真的……您是我见的女人中最迷人的。”

她咧了一下嘴，没再说话。

鲁宾舔了舔发干的嘴唇：“从我今晚第一眼看见您，我的想象应有尽有。”

“你在这呆了一晚上？”

“是这样……”

她笑了笑：“看来，这是葡萄酒和歌声使你感到兴奋刺激，这么使你神魂颠倒的，你倘若不向我表示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可以得到的敬慕之情，怕是无从走出这个酒吧了，不对吗？”

“一点不错。”

“是呀，”她接着又激了鲁宾一下：“今晚你没有什么地方可去，你很寂寞。让我来猜一猜……你是一个无人问津的末流画家，或是一个作家，你大概想我会帮你渡过这一宵，真是这样？”

“您错了，我跟你说的这些东西根本不沾边。我叫鲁宾·哈克，家在伦敦，我是来度假的，我有一个房间……”

“啊，”她耸了耸肩，说道：“你有房间，是英国人，

法语比我说得强。那么我是瞎猜了，这也不是头一次，生活中处处会碰上一些小小的意外！”

“您说的一点也不错，小姐。如果不是我今晚在这闲逛，纯属偶然，我怕绝不会有此眼福看您演出的……”

“听着，你留下没走怕不是来恭维我的，恐怕你想着和我同床共枕不会很难吧……不要撒谎。我从十二岁起到现在，结识过许许多多男人，和谁来往，我要挑，我可不是婊子，知道吗？”

鲁宾咬了咬嘴唇，眼睛看向别处，躲着她那愤怒的目光。

“显然，我冒犯了您，但并非我的本意，请您原谅我。”

她盯着鲁宾的脸，企图搜寻着什么。以前有谁向她陪过礼，道过歉？“坐下吧，鲁宾·哈克。”

她看着鲁宾坐在自己的对面。此君还确实不同于芸芸众生，尽管他装腔作势，摆出一付波希米亚人的神气。他不象自己东游西闯时碰见过的那些猪猡们。她抿了一口酒，“我和其他成千上万呆在巴黎的姑娘们一样，除了嗓子，还有许多别的可供出卖。告诉我，鲁宾·哈克，说实话，为什么你看中了我？”

“如果真是那样，你相信我吗？”

她耸耸肩：“也许……你的谎言听起来比其他大多数人的更要诚恳一些。”

“如果不能这样看着你，和你说说话，单独聆听你美妙的声音，我简直无法从这儿离去。”

“哈哈！”她笑着说：“你是一个诗人。”

她咧了咧嘴：“请问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我是说我要在巴黎呆两个星期，一买到船票，我就要回家。”

“真的吗？那又是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怕再见着你。”

这一次，他们心领神会了。她对男人的了解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而她相信这一个……，他对她不仅是神魂颠倒。随后她的眼神渐渐变得温和了，而且今天是头一次拆倒了防御的栅栏……鲁宾在她身上唤醒了一种新奇、从未体验过的情感。

她的声音更加轻柔：“纯粹出于好奇吗？请允许我这样问你。”

“原因不很简单；假如我们再次见面，我会真的寸步难离了。”

“那么为什么不能再见面呢？你是结了婚，有了十个孩子？”

“不是，但我要结婚了。”他一本正经回答。

“那么你们的道德原则是不能容忍的了？”

“是的，我想是这样。”

“你当然是受过英式教育的，恐怕你和女人还没有过那种事吧？”

“从我定婚后，还没有过。可是眼下，没有什么原则能管得住我，让我不见你。”

“果真？”

“是的……在我的幻觉里，你早已躺到我的怀里了。我们刚刚做过爱，即使这种幻觉可能消失，我还是清楚地知

道，我需要的是你和我在一起。我刚才还嫉妒过那些男人，不是有点荒唐吗？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？”她小心翼翼地估价着他：“我叫玛格达……玛格达·查拉斯库。我是罗马尼亚人，来自布加勒斯特的犹太人。我刚才有些粗鲁、尖刻，我希望向你致歉。”

“请……别说这些。要道歉的应该是我。一个劲只想和你说话来着，而我只是这样，我确实太冒昧了。”鲁宾痛苦地、结结巴巴地说道。他真得尊敬她，这可能吗？看上去确实如此。但他对她几乎是一无所知啊！玛格达暗自苦笑着，她在玩弄着已经玩过一千次的游戏。尖口薄舌是为了使男人们打消那种妄想——她玛格达可以轻易地到手，是个便宜货。但是此时此地，在肉体上，她已为鲁宾所动。她想同他睡觉，这种愿望是看见鲁宾的那一刻起就萌动的。但是爱……没门……她内心深处不爱任何男人，没有一个男人值得她爱。爱 and 情欲决不可混为一谈，因而，她仅仅从她挑选上的男人那里获得肉体上的满足，对于那些落选者，她不屑一顾。

皮埃尔咳嗽着，清了清喉咙：“三点钟了，玛格达。”玛格达站起身，又端起酒杯喝了最后一口，然后说道：“走吧，鲁宾·哈克，你可以陪我回家。晚安，皮埃尔，走时把灯关掉。”

“你天天晚上都对我叨叨这些话。”

“我不说你就忘了。”她一边尖笑着一边转身离开，鲁宾紧跟其后。她先开了前门的锁，走出来时又随手带上门，扣好后才放心离去。

他们相伴而无言地走过了六个街段，然后向右转入一条

铺着鹅卵石的小巷。又走了几步，鲁宾发现自己已踏上一座摇摇晃晃的楼梯，爬完四节梯阶，来到玛格达的房前。开了门锁，走进房间后，玛格达拉亮床边的一盏灯。一根晾衣服的绳子从这个凌乱的小阁楼顶间的一角拉向另一角。绳子上挂着长裤，一件背心，极薄半透明的紧身短衬裤，无袖衬衫等等，她一把将绳子带衣服全扯了下来，一古脑扔到一个角落。床上被子胡乱堆着，梳妆台上落满了灰尘，廉价的香水，化妆品满世界摆着，面对这一切，玛格达并没有感到难堪不安，只是示意鲁宾坐到一把破烂不堪的、包着红色棉绒软垫的椅子上去。与其因为羞怯，倒不如说是出于一种习惯，玛格达站到一付值不了几个钱的油漆丝帐屏风后边脱衣服，长袜、裙子、罩衫一件接一件从屏风上边飞了过来。不一会儿，她闪身从屏风后走出来，裹着一件薄纱睡衣，透过它，鲁宾一目了然地看到她娇美苗条的身体轮廓。她的乳峰高耸，格外倔强有力、浑圆饱满，两颗娇嫩的乳头向外隆起，撩拨得鲁宾不能不看，一看则魂不守舍。而她自己却又若无其事一般落落大方，简直象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，更象卢浮宫里使鲁宾为之倾倒的希腊裸体雕塑一样自然，毫不矫柔做作。玛格达竟有这股魅力。但是，她又不是一尊冷冰冰的石雕……她有血有肉、温柔多情。在鲁宾的一生中，他所追求的唯有此时能够抚摸着躺在他身下的这个玛格达——她的冰肌滑脂，紧贴着她，寻找她爱情的脉搏……担心玛格达看出自己早熟，鲁宾直挺挺地坐着，极力用能记得起来的戒条绑住自己的手脚。

他观察着，玛格达走过去从小柜橱里取出两个玻璃杯，
“你想喝点什么？艾酒还是白酒？”

“喝白酒。”

她递给鲁宾一只杯子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把枕头竖了起来，然后，靠着床头躺下。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。最后，鲁宾开口问道：“你在巴黎住了多久了？”“已经五年了，我十四岁就到这了。”

多么不可思议，鲁宾想，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姑娘，独身一人呆在巴黎这么个地方！当然，他想象着她是如何活下来的。然而，生活似乎在她身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。鲁宾心里想：生活毕竟是一场梦！我们看到了自己期望看见的……真与伪，美与丑。旁观者清。玛格达似乎看透了他的心事，开口道：“对我的生活，不必感到好奇。我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个。一个人一旦变得冷酷起来，他就是一个强者，不为生活所挤碎。明天，也许后天，你就要去了。我能在你的记忆中留下些什么，使你不虚此行呢？”“你已经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，我将终生难忘我们在巴黎的邂逅。”

“当然，”她咧了一下嘴，“你会记住我，就象记着上个星期日进餐时吃些什么一样。我没兴致在一大早就玩什么把戏，有烟吗？”

鲁宾走到床边，坐下来，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烟。玛格达抽出一支，夹在嘴里，她等着鲁宾替她点着，他划了根火柴，手微微颤抖着，玛格达看着他那付模样，然后把住他的手，轻轻地拉到自己嘴边，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缓缓吐了出来，一时香烟缭绕象一层面纱似的盖住了她的脸。“你对我如此垂涎，还用得着象个学生头一次到妓院一样那么扭扭捏捏吗？”

“我需要你，你胜过一切。”这是他的心里话。

她向烟灰盒伸过手去，掐灭了烟。她神色从容地掀开了睡衣前襟，那片薄纱从她肩上滑落下去。接着，她动手将鲁宾的汗衫从头上褪了下来……鲁宾炽火难禁，他贪婪地吻着她……象一个拓荒者似的。鲁宾似乎投身于无边无底的幸福大海之中，爱的浪涛淹没了他，欲望溶化了他……其后，大海风平浪静。整个世界全化成一个十九岁的姑娘——玛格达。

她静静地躺着，她对他已倾其所有。他神游巫山，心满意足。

她双手捧起他的脸，手指轻轻滑过他浓密的黑发，看着他的双眼：“好了，你起码可以带着一个纪念品回家去了。我希望你的新娘子称心如意——因为同她结婚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情人。现在回家去吧，鲁宾·哈克，我累了，也很如意……”

“我爱你，玛格达，请你理解。”

合上眼睛，转身翻向另一侧，她打着哈欠说道：“你的那种情感就象出麻疹一样，你会康复的。”

“玛格达，我知道爱上你是有些太快了，可是时候了，我……”

玛格达睡眼半睁，望着他，微微一笑，“回去吧，鲁宾·哈克，就是上帝也不值得人们去爱，哪怕一点点。”说罢，她翻身爬在床上，进入梦乡。

鲁宾凝视良久。随后，慢腾腾地溜出被窝，向四周扫了一眼这个寒酸的小屋，他困惑了。他鬼使神差般地——是不可思议，然而毕竟是事实——爱上的这个姑娘竟然困居在这个鬼地方。一股无可名状的愤怒涌上心头，他打开房门，心